

「嘿咿嘿，穿惡浪啲；嘿咿嘿，迎激流啲；嘿咿嘿，闖險灘啲；嘿咿嘿，齊心把船拉啲」

■絳夫的背影漸漸隨着時間沉入江底。本報重慶傳真

川渝境內，山巒重疊，江河縱橫，自古貨物流通、客運往來，皆需木船載客運貨。自明朝起，長江川渝段江河行船，多由船翁擊鼓為號指揮船行，統一板槳節奏，由此形成「川江號子」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孟冰 重慶報道



「嘿咿嘿，穿惡浪啲；嘿咿嘿，迎激流啲；嘿咿嘿，闖險灘啲；嘿咿嘿，齊心把船拉啲」——由船翁領唱，絳夫和應的川江號子高亢豪邁，是中國水系音樂的重要組成部分，其曲牌豐富，旋律激昂。川江號子也被稱為峽江的生命、絳夫的靈魂，有着「長江文化活化石」之稱。

暗礁險灘惡浪 絳夫背抵肩扛

民俗學家劉孝昌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，古時船運是主要的運輸形式，順水行舟可「千里江陵一日還」，但是船老大不可能滿載貨物離開後空船回去，因此對載滿貨物逆流而上的貨船來說，最主要的動力來源，就是船上的船工了。船工用慈竹、斑竹等品種的竹索搓成長長的絳繩，從船上甩下來，把繩子往腰上背上一纏一帶，船工就成了絳夫。一般情況下，逆流而上的貨船需要三五名絳夫，小的船隻需3至5人，上百噸的大船需要上百名絳夫。

劉孝昌說：「絳夫中，有一個拉頭絳的。與其他的絳夫只顧彎腰埋頭使勁不同，頭絳是側着身子的，他要看水路。由於川江暗礁密、河流落差大，水流多急流險灘，如果一個不慎，行進的船和船員們就會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。」頭絳一邊拉絳，一邊看水路，還要和一旁的絳夫互相交流，並用號子指揮和協調大家勁往一處使。過急流險灘時，頭絳會喊「過險灘了喂！號子嘛吼起來哦，啲喂！」絳夫口中的號子節奏就會跟着急促地響應起來：「嘿咿！嘿咿！」或者「嘿咿！嘿咿！」

前有古人吶喊 後無來者追趕

20世紀50年代開始，新中國整治長江，炸燬了大批險灘、暗礁，機動船代替了木船，船工的勞動強度大大減輕，號子在川江上變得漸漸稀少。隨着90年代三峽工程的興建，輪船公司破產，絳夫失業轉行，至此流傳千百年的川江號子徹底走到盡頭。那些激發出川江號子的急流險灘，那些川江號子吟唱的苦難與憂愁，都已經永沉江底。80年代，重慶一名老船工田洪光用20年時間完成一部55萬字的小說《死了沒有埋的人》，講述一群長江船工的故事，但「三年僅賣了100本」的尷尬令田老感到悲哀。隨着當年船工的日漸老去，原汁原味的川江號子也將銷聲匿跡。

2006年，國務院批准川江號子（重慶）為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，並在重慶選定了五位傳承人，分別為陳邦貴、譚學發、曹光裕、李德清與女船工吳秀蘭。傳承人平均年齡超過60歲，其中陳邦貴先生已離世，而他的徒弟、傳承人中最年輕的曹光裕先生至今未找到自己的傳承人，由於缺乏聽眾、鮮有市場，「大家更願意去學鋼琴、學流行音樂，沒人願意來唱號子。」

曹光裕：一種精神融入血液

苦學17年，曹光裕終於出師，2012年師父陳邦貴去世，正當盛年的曹光裕擔負起川江號子傳承的重任，他開設了川江號子傳習所和學習班，並試圖從學生中選拔出心儀的傳承人。「我慢慢地體會到，川江號子能帶給人面對苦難的勇氣，我失業的時候，全靠號子支撐。川江號子是一種精神，漸漸融進我的血液裡了。」

曹光裕發現，具備川江號子領唱天賦的歌手，大多選擇了可以謀生的音樂領域，對於川江號子絲毫沒有熱情。他直言川江號子的演員收入微薄，「要解決大家的生存問題，才能吸引人才潛心於此。」目前，川江號子傳習所的演出排練、市場拓展、招收學徒都由曹光裕一人負責，一旦遇到大型演出，曹光裕就親自上台擔任領唱。

父子合力編曲 注入現代元素

提到自己26歲的兒子曹羽，曹光裕一臉自豪：「若不是曹羽的音色不合適唱號子，我真有私心把這個傳給他。」繼承了父親的音樂天賦，曹羽目前就讀於四川音樂學院，由於自小耳濡目染，7年前他提出大膽設想，將川江號子的單一曲牌重新編曲，加入現代元素。

經過父子兩人不斷摸索，一部《川江號子——船到碼頭把酒喝》亮相，一舉榮獲了文化部第十五屆「群星獎」（音樂類），並參加了2010年上海世博會開幕式演出。曹光裕說，這次改編加入了四個聲部的美聲男聲合唱以及運用複調手法，讓川江號子的受眾更廣，越來越多的80後、90後開始為「新號子」點讚。目前，父子兩人正致力於將川江號子原本短、平、單調的曲牌，改編成一首完整的歌曲。



■川江號子傳承人曹光裕。記者孟冰攝



■川江號子在米蘭世博會演出。本報重慶傳真



■川江號子是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。資料圖片

人逝 藝失 傳承難 絳夫號子 長江絕唱

人逝 藝失 傳承難

■川江號子是長江絳夫的靈魂。本報重慶傳真

■川江上的絳夫已經漸漸消逝。本報重慶傳真

行於峭壁 以命相抵

業界知名「印象鐵三角」張藝謀、王潮歌、樊躍，三年前在重慶創作了《印象武隆》。這場演出是由300多位本地農民組成演出團隊，在海拔千米之上的峽谷，真聲再現川江號子絕唱，同時4,000多組燈光與崖壁交相呼應。

貫穿《印象武隆》的是快要消失的川江號子，當「嘿咿嘿咿」喊出來的時候，整個山谷回聲四起，絳夫們頭上裹着白帕子，胸口裹着一塊布，半弓着身子往前走，從時空隧道裡出來的船，在燈光幻化的湧湧波濤裡行駛得穩穩當當。「我們再次喊起這些號子，為的是

不斷了血脈。」絳夫們最後的話語感人肺腑。

導演王潮歌在重慶接受採訪時，提到了眾多重慶元素中選擇「川江號子」的初衷：「我在《印象武隆》裡做川江號子，就是想告訴現在的人們，我們曾經有那樣的父輩，他們以『人與人以命相抵』的精神生存，在川江的峭壁上，一根線串着所有的性命，每一個人都必須使勁拉，如果你懈怠掉下去了，所有人都下去了，所以需要號子，喊齊、鼓勁。中華民族在這片廣袤的土地上繁衍不止，一定有種特別牛的精神，川江號子就是這種精神。」



■《印象武隆》實景演出以川江號子為精髓。本報重慶傳真



■川江號子雕塑。本報重慶傳真

■開船時所唱的莫約號子的樂譜。本報重慶傳真